



谒殷夫故居

石子路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由“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译自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诗作《自由与爱情》，至今广为传诵。

“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肤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跟很多人一样，我也是通过高中课本里鲁迅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才认识了笔名白莽的革命诗人殷夫，获悉殷夫竟然是我的象山同乡。

一直想去拜访殷夫故居，却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和事情而错过。此次偷得浮生半日闲，于一个微雨稍歇的午后，我悄然抵达此行“红色之旅”第一站——象山县大徐镇大徐村。入得村口，慢慢地踱进去，还没走上几步，一所依山而筑的学校跃入眼帘，再走近些，“殷夫中学”的校名赫然在目。我认出那道劲有力的书法出自沙孟海先生的手笔，更添了几分亲近。

从校门口望进去，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殷夫的塑像，一袭长布衫，左手紧握书卷，右手甩袖于后，一副“恰同学少年”的书生意气，风华正茂。门卫师傅告诉我，殷夫中学前身为大徐中学，为继承烈士遗志，1991年更名为殷夫中学。听着门卫师傅的介绍，话语里可油然感觉到身为殷夫中学一分子的自豪感。“殷夫故里”，如今已是大徐镇一张引以为豪的宣传名片。

走在这个群山掩映下的村落里，田间地头有几个村民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一切显得那么宁静、和谐。我是个路痴，一连转了几个巷弄，还没找到目的地。停下脚步，向一位路过的村妇打听殷夫故居所在地。“去殷夫故居？你跟我来吧。”那位年过半百的村妇热情地领着我往前走，拐了几个弯，步入一条称为“英烈路”的小路，再越过几户人家，迎面一座粉墙黛瓦的四合院，便是殷夫故居。

故居外辟出一小广场，矗立着一座汉白玉雕像的殷夫烈士的半身像，正面铭刻着殷夫的生卒年（1910—1931），可知烈士牺牲时年仅21岁。

故居的门敞开着，走进去，里面也没瞧见一个看管的人，四下寂静。庭院的地面全由小石块铺砌，石缝里缀满了青色的小杂草，可知平日访客并不多。故居陈设简朴，

东西两厢房辟为事迹陈列室，摆满了殷夫生前的照片、诗文、译著和他用过的笔墨等遗物以及各种纪念文章，细细阅览，看到了烈士的真实情怀。

在阅览时，我第一次知道了殷夫女友的闺名——盛淑真。盛淑真是殷夫的二姐徐素云在杭州蚕桑讲习所时的同窗好友，经徐素云介绍，殷夫和盛淑真书信往来，成为真挚的笔友。盛淑真还听从了殷夫的建议，把名字里的“淑”改作“孰”。在两年多的鸿雁往来中，两人萌发了美好而纯真的爱情，也使得殷夫激情迸发，诗思泉涌。现在留存于《孩儿塔》诗集中的65首诗，有一半写于这一时期，其中不少诗是专为盛淑真所写的。听说，后来由于殷夫母亲的极力反对，两人黯然分手。但是，我更倾向于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殷夫已是职业革命者，注定颠沛流离生死难料，因此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份爱情，一如殷夫在狱中所写《宣词》——“晨晨是我丧钟狂鸣，青春散殒，潦倒的半生投入永终逍遥，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1927年9月，殷夫正是通过这位红颜知己的帮助借得上虞人徐文雄的高中毕业文凭，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共产党员王顺芳、陈元达等同学，并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校内外秘密革命活动，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仰。

另外，我还了解到殷夫有一位当国民党高官的哥哥——徐培根。父亲早逝，比殷夫大15岁的徐培根担当起了“长兄为父”的职责，对殷夫这个家中最年幼的弟弟是疼爱有加，一手抚养长大。殷夫曾两次被捕，都是由徐培根保释出来的。所以，殷夫在《别了，哥哥》一诗中写道：“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但是，殷夫为了追求真理、坚持理想，毅然决然地跟大哥分道扬镳，并掷地有声地宣告：“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

殷夫还曾写过一首诗，叫《血字》，前三节的开头一句都是：“血液写成的大字。”是的，烈士遗留下来的字字句句，都是用自己的热血写出来的。

本版水彩画 林绍灵



人文
总第5179期
投稿邮箱 essay@cnmb.com.cn

江南



芮成钢 著 52

虚实之间

我何尝不知，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远非一个词可以概括。不过公众总是希望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最复杂的历史。这事倒挺有意思。当时我想，过些日子，如果我真的想到一个好词，就托人送到白宫去。他愿意用就用。

至于第二个问题，他回答得非常详细，也非常好，直接表明了反对贸易保护的立场。之前，我见过两位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他们都说，奥巴马本人是笃信自由贸易的，反对贸易保护，甚至反对那个“购买美国货”的法案。他说：

“至于本土政治，你看，我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中国的主席，也不是日本首相，我不是参加峰会各位的首脑。我最直接的责任是让我们美国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才是他们选举我到这个职位的目的。这也是前面几个问题中所提到的，为什么我来这里（参与20国峰会）能够帮助美国人民就业、购买住房、培养孩子上大学、实现我们所说的‘美国梦’。衡量我的标准，就是要看我是否能有效地满足美国人民的需要

和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但是在现在这个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时期，我的另一个职责就是带领美国人民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命运和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忽视或者放弃那些遭遇贫穷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将不但放弃了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潜在机遇，而且最终失望会转变为暴力的冲突反过来伤害我们。如果我们只关注美国的下一代，而不是全世界所有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那么我们将不仅仅会失去某一个探索到新能源来拯救地球的伟大科学家，我们会使全世界的人民更易于陷入反美的情绪。

所以，如果我现在作为美国总统是称职的，是有作为的，那么部分的作为就将体现在我帮助美国人去深刻理解：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相连的。这是个持续不断的任务——因为它往往不容易被人理解。

有些时候大家的短期利益是有差异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保护主义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你可能会想：如果你保护你的本国市场不被惩罚，而别的国家都不实施保护主义，你在短期就会有切近的利益。所以，我要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保护主义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和生产力有负作用，这很重要。但同时，在美国国内我们也要实行某些政策，为那些由于全球化而遭遇损失的人们建立经济的保障与过渡，这也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政府都需要考虑的。

会有人因为一个贸易协定而遭受损失，会有公司因为自由贸易而关门破产。政府如果不在这种情况下帮助这些企业转

型，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就业机会，长此以往，就会让这些人人陷入只顾自身利益的狭隘当中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是吗？”

与奥巴马的对话，长达6分多钟，是当日记者会最长时间的问答之一。在我看来，这6分钟的全球直播，意义大于一对一的只在央视播出的专访，更何况央视一对一的国事访问只会出现中规中矩的提问：“请问您对此次峰会有何期待？”而不会出现如此精彩的对话。今天的奥巴马不会再这样回答我的问题了，为了赢得下一次大选，他已从当初的国际化走向了本土化。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他的态度与那时截然不同。

采访结束后，全世界的媒体都要采访我。在他们看来，中国记者和美国总统在全球直播中对话实属首次，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白宫新闻官还特地追上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说：“这回你在中国出名了吧？”话语中带着浓烈的优越感。我也只好带着类似的“优越感”回应道：“拜托，我在中国一直很有名。”

第二次与奥巴马对话，是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奥巴马照例要在峰会期间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全球直播。

这次看到他，与在伦敦时的感觉很不一样。他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状态也略显疲惫，不再有那种“首席明星”的意气风发，他的亮相也没能再度引来掌声。上任近两年来，他与工商界的对立在美国国内产生争议，名声毁誉参半，面对全世界记者的心气儿也大不相同。

责编 胡晓新